

邁向意識之海物語* 意識の海のものごとへ

谷川雁

Gan TANIGAWA

許時嘉 譯

translated by Shih-chia HSU

「我」來此國，已過若干年。小舟的屋檐聽得到點點雨聲。同情我流離之身而被默默遞上的鮮魚，傳來陣陣腥味。感覺到那看不著臉的南朝鮮漁民的粗大手指。西元七世紀已要結束了嗎？之後一千三百年來，「我」是這個國家的借住者。

不知階級是上或下，但可斷言，「我」是自半島西岸出發，既無大志亦無期望、自北而下的船民。因為，朝鮮友人們異口同聲地指著現在那個不加括號的我道：「你是高句麗人，肯定沒錯。」而且，我的確對小魚懷抱非比尋常的喜愛。對一個持續付房租付了千年、甚至更久的借住者要求更多身為借住者的證明，即便是房東，

投稿日期：2018年10月26日。接受刊登日期：2019年6月18日。

* 本文收錄於1983年出版的同名評論集（東京：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意識之海」一詞據今福龍太教授對譯者解釋，它是「透過他者的發現/再發現而展開的東亞可能空間。不受國家介入，也不受文字專斷或政治權力控制，是由物語和表現相互交流交織而成的場域」。

airiti

未免太過傲慢。這羊水未乾的幼小國家，日本（ニッポン）¹。那些能夠心平氣和、聽著撥開岸邊蘆葦上岸的一介亡國小民傾訴感想的人，更像個好房東。但請忍耐，「我」的話語經過一甲子後，會逐漸化為金屬般堅硬的存在。

「我」率先問道：國家的管理人在哪兒？像隻蟲子一樣保持緘默的腦袋未曾忘記，這是踏上異邦者最初該開口的話。然而，那答案之模糊，幾乎讓人以為自己精神錯亂。

人們問道：「汝信神否？」還來不及回答，人們續道：「無論汝信甚麼神、或不信甚麼神，吾等只關心汝是否祭拜這片土地的神。唯獨此點是由國家意志決定」云云。

「我」說，土地之神不等於國家之神，祭拜土地之神與否，為何代表對國家的歸順？他們不屑地笑了。「國家不就是土地之神的代理人嗎？故土地之神代表國家，又有何不可思議？汝稱之為國家的那個嚴格的社會性虛構，在這裡是非國家的。而汝稱為非國家的那個流動實體的一切，才被吾等當成認證國家的基準」，他們如此道。

是誰決定的，「我」問。當然是土地之神，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別人，他們道。是汝等土地之神最早做此主張的嗎？不是的，他們回答。他處的土地之神先作此主張，後來此地的土地之神追認。

1 譯注：日文原文為ニッポン(nippon)。以下出現的「日本」譯詞，原文皆為此。

airiti

倘若如此，他們是將部分社會虛構完全納為所有的私人，因此，他們是加了括號的「私人」，又是加了括號的「公人」（社會人），將缺乏普遍原理這件事，反視為一種普遍原理，藉此建立國家。這真是國家嗎？話雖如此，將之視為單一國家的意識早已掩蔽整個社會。原本身心俱疲、上岸後終於鬆口氣的「我」，臉頰失去笑容。

他們所構築的缺乏的單一性，到底指的是甚麼？試圖將其構圖原封不動，在空虛的中心埋進些甚麼。這是人為造成的？還是社會自然的歸結？強烈暈眩向「我」襲來，如此過了千年。為了住在這裡而非得放棄不可的是甚麼？我不斷地詰問著。「我」依然是未登錄的狀態。若要硬逼著表明族籍，除高句麗外，別無他想。

在「我」上岸以前，這個島的社會向心力運動、亦即其統治作用，歸結於翻譯能力的問題。當然，那是種將矗立於北方中國的觀念體系，透過列島本身的在地現象來進行解讀的嘗試，但人盡皆知那樣的努力造成的滑稽慘澹結果。沒有造就任何偉大的巫師或令人滿意的官僚體系，宇宙式的思想運作被遺棄，許多社會虛構也崩解。勉強從緊張逐漸鬆懈的微光中拿出來的，是《古事記》、《日本書紀》與《萬葉集》等奇妙的再生製品。

企圖將虛幻的中心填入抽象價值的工作，如同在肌肉植入鑽石，極度艱鉅。自覺跟不上那出現在海的彼端、在大眾叛亂的陣陣惡浪下終於成立的政治的、極盡政治式的哲學時，這名叫日本的嬰兒雖

airiti

呱呱落地，但也意味著政治概念的翻譯已陷入迷霧。爲什麼？因爲日語不再是內在的、單一的。爲何不再單一？因爲意識的原鄉已猛烈動搖。

從語法來說明單一語言的現象，並無助益。日語不再單一這件事，係因前面提到我、社會、國家之間的對峙關係，就算與北方中國的文字體系所解釋的完全相反，但這種現象的出現，也正是該詞彙零碎地與各個文字一同輸入所致。從我到「我」，從「公」到公，一個名詞在一個人的認知裡流竄迴盪於這四種現實感之間，觀念的模型因而固定不下來。大部分的名詞一流入，比如合衆國就會因「合」、「衆」、「國」三個字各自擁有四種意涵，使得合衆國的定義有六十四種之多，讓人不得不在陳列各種定義前就早早停止議論，只管喝酒與唱歌去了。日本的誕生，正是從四的平方再平方，一種毫無意義卻不斷向外擴散的多義性本身所促成。如果有一個純粹的合衆國存在，他們應該也會面臨到類似問題。

在合衆國，公私之軸會產生矛盾，源於意識的原鄉難以被視爲一種在己(an sich)且穩定的抽象概念。因此，有時會追索那南中國海的深處是否真有一片一元式的故地，但比起追究故地的存在與否，這個社會與外界之間聯繫時被定位在哪裡，才是問題所在。若是極平凡地，將之定位爲臺灣、福建、江南、山東、遼東、朝鮮等順時針，或逆時針，或是相互反射對照、不斷循環的東中國海沿岸島嶼文化之一部分，這樣就夠了吧！

循環之餘，還有位置上的獨特性。兩道強力的海流沖刷著列島東側，阻隔了東邊，這項事實讓島上住民的觀念建構力產生多大的扭曲！「日出之國」，這詞意味著這國家未曾想過東側存在著另一個現實世界。「我」假想著：若這國家的東側有個現實世界正開展著呢？日神信仰與西方淨土信仰就不可能重疊，²空海和尚的曼陀羅也不會出現。³

然而，我認為這個社會位據東海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是華北文字工廠的對比。流傳於沿岸一帶的巫術、特別是占卜技術，可說是促成文字生成的沃土，但它為何到了黃河下流才得以形成一股巨大迴旋，加速觀念運動，昇華成文字？這是貫穿東亞通史最大的謎題。這種情況下，在向心的傾斜裡站在最遠位置者是誰？只有他，才能如同劣等生徹底看透優等生的缺陷一般，能有條件去感知，強烈的觀念連結會對人性造成何等公害。

他們住在隔著大海與黃河河口相對的位置，被黃河的支配者稱為東夷，其中最寡言的劣等生被賜與「倭」的標記。何謂倭？命名者不是根據甚麼範圍意識，而是將朝鮮半島西南部、濟洲島、對馬、壹岐、九州北部為中心所擴散出來的某種巫術世界，統以稱之。這很難不讓人認為它與那片被稱為燕山楚水的前史不具任何親緣關係。但光陰荏苒，過去的巫術與記錄合體變身為文字，如汞中毒般向過去的巫術共享者們襲來。

2 譯注：意指日本天照大神信仰與強調西方極樂淨土的佛教信仰相互習合的現象。

3 譯注：空海和尚為日本佛教真言宗的開山祖師。

airiti

還有政治事件的層層堆疊。將「我」變為流離之身的六、七世紀政治變動是如何結束的？切斷了倭的領界，扭曲了他們的意識，它就結束了。半島的倭，被統一的新羅消滅。列島的倭，被日本消滅。半島的新支配者如此道：這裡已經沒有半個倭，「汝非倭。而且，汝乃非倭之倭，因此存在是邪惡的。」他對全羅道、濟州島下達上述的宣言。這是中華思想的拙劣盜用，蠻夷嘲笑蠻夷的神經質發明。結果，朝鮮支配者的整體思維愈發無法反映出宇宙原始之音。

理當遭到敗戰嚴重打擊的人如此道。戰爭結束了。新羅與唐不再是敵人。趕緊向過去的敵人學習，創造一個王與僧侶、神官、遊藝者歡樂旋舞的世界吧！它叫作新興國家日本。煞費苦心，就是爲了重振景氣、非得要建造一個山寨版中國都城，但都城裡非得有宮廷，宮廷裡非得有主子，而那位主子出身是倭還是反倭，則是祕而不宣之事。

在這裡，倭被丟個精光，半點不剩。現在看來，在那變動極度緩慢的社會裡，才短短三、四百年就被挖掘出來的銅鐸，會不可考嗎？雖然當局發表《日本書紀》，告知日本的出現，不過，一開始的命名者，恐怕是半島的倭，肯定是因爲他們模仿半島新支配者的語言，才趕時髦地如此稱呼列島的倭的。然而，不論是命名者、正確的發音、或起算的日期，都無法考證。因爲，這會喚醒那群死去的倭。倭一旦覺醒，一定會這麼問：汝乃倭，抑或反倭？

倭的抹煞，讓朝鮮與日本兩支配者幾乎永遠帶有歧視的基礎。

被抹去的不單單是歷史的一角。拍撫華北觀念體系那敏感雙肩的溫柔，也被置於價值之外，造成薩摩倭脅迫沖繩倭、首里倭威脅八重山倭的冷酷。

* * *

身為甦醒的高句麗人的「我」思考著。現身於《魏志東夷傳》的倭人，對江南勢力抱持的親密感猶勝華北。在那裏可能存在超越朝貢形式的日常交誼。若非如此，不可能會有那麼多吳音發音的和語標記。此外，與魏如此頻繁往來的事實，顯示三世紀東海沿岸地帶非國家式的交流圈已大致完成。

站在這個假說上，「我」夢想著。這個非國家式交流的風浪，當時招致多少戀曲、唱述著甚麼樣的危難、孕育出何種海浪間日昇月落的物語？但物語失去了。歌與音樂也失去了。沒有文字的人有物語，沒有物語的人有文字。無論是環地中海的「阿爾戈英雄」故事，還是環南海的《羅摩衍那》(*Ramayana*)物語，這片海都吐露不出來。為甚麼？是因為我們有了過度深鑿於觀念裡的文字，別無其他嗎？我難以不如此揣測。漢字並非固定或翻譯口傳文化的最佳媒體。更重要的是，相對於文字的各種意識，在強大水壓下遭到阻塞，才是悲劇發生的原因。

這片海從來不曾出聲笑過。在「我」流亡前，許多人在這片海裡沉浮之際，它一直被當成軍事用道。為何人們未曾想過快樂洄游於

airiti

這片汪洋的方法呢？難道是因為，黃河流域的草原化為農地那刻起捲起糾葛的風暴，當中宇宙與政治交互感應，如暴風中沙塵翻飛般冉冉上升，而三千年來這幅畫面始終佔據著我們的視線？「我」感到有點索然無味。

除了古老巫術殘留的餘韻，彼此在飲食、服飾、起居的空間洋溢著某種協調性，對幽默的感應能力理當十分接近。我甚至想，若找個讓沿岸居民們一同捧腹大笑的剪影，就是有位肌膚散發鹹鹹海水味的卓別林，一切都會不同。

流通於此的貨幣是表現。終究只有表現。此乃逐一確認構成生活行動基準的表現，能否成為共通貨幣的過程。此乃慢慢地、充滿執著慢慢地，用表現來將國境抹去的過程。例如，有位餵雞的老婦在一名往生者家中，眾人聚集。她是鄰居之一。大夥忙著葬禮大小事，無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完事後才有人出聲。啊，早上忘記餵雞了。但巡視雞舍一圈，發現雞隻們已被餵飽。眾人聽聞消息，有人說，那是某某老太太貼心的舉動啊。在場眾人若未點頭附和，此共同體的日常性就不完整。

老婦不是在賣弄。在死者面前上香無法填補的思念，領著她來到雞舍，透過餵雞，她對化身為雞的模樣的死者，傾訴自己作為生者的寂寞。是故對她的讚賞，若僅止於感謝她彌補了眾人的盲點，此共同體的精神性就太過貧瘠。

airiti

誠摯地祈望，環海的非國家式交流能保有這件逸事所展現的水準。當中存在一個過程：人們擔心自己的感性始終無法觸探到事態的根源，這種有所缺憾的意識喚來共鳴，讓感同身受的眾人共同刻鑿出一種認識的過程。這與各國書生們讀到「疏影橫斜水清淺」的文字時產生類似感覺的例子並不相同。因此，環東中國海的意識，亦是種少了甚麼的缺憾感的代名詞。

日本也隱匿了巨大的騙術。從執著於朝鮮南部那刻起，反倭的半側目光就對內陸東北部虎視眈眈。被朝鮮打敗後的精力，原封不動轉成對內地的侵略。進攻蝦夷是日本的第一項任務。奪取陸奧的金子，鑄造昂貴的佛像。那是史上僅見長達五百年的內戰。但日本史家們連點想像力都不願發揮。若未模仿蝦夷的築城技術，畿內、瀨戶內的土木技術能進步得如此神速嗎？從新羅那裡，不是連龍骨船造法都沒學到嗎？儘管如此，沒殘留半點對方的英雄故事，好不容易習得的文字世界裡，也沒留下當地老婦的半點身影，這究竟是發生過甚麼樣的戰爭？僅能確定，當時身赴前線的，無疑是「我」們這些朝鮮流亡之民。

照葉林文化被大肆提及，不過，落葉闊葉林文化也確實是支撐這國家感性的支柱之一吧。我不知道蝦夷在人種學上是甚麼，但不可否認，其中存在著繩文的影子。至少，倭若是構成環東中國海文化幻想不可或缺的成分之一，那麼，蝦夷就有資格希冀西伯利亞的北方針葉林(Taiga)，幻想彼此構成弓形般充滿未來的環日本海文化地帶。誰說蝦夷已然滅絕？只要有宮澤賢治在，要證明蝦夷滅亡不

airiti

就相當困難？⁴

從日本拿掉倭與蝦夷，還剩下甚麼？只有朝鮮了。那個朝鮮，在日本誕生時發揮了反倭、反蝦夷的功能，「我」對此感到千年之痛。也有這種解釋，說並非全體皆然，是宮廷周遭的朝鮮才如此。然而，這是倒果為因。宮廷朝鮮認為事發源頭來自與異族接觸。瞧瞧那藤原氏。⁵

倭與蝦夷必須先復權。別提要用甚麼老舊證書了。存在被逼到絕路時會發出光芒。稱之為「物語」外，再也找不到更適當的辭彙，但它連作為一個名詞的存在都被消滅了。看不見的事物也被消滅。這種悲劇，算是人們常幹的事吧。不過令人唏噓的是，覺得隨後還會迸出下列話語——不要都邑，不要金字塔。

是物語。終究是物語。此外甚麼也不要。是穿針引線縫合起心性根源的物語。是意識之海的物語。如果將它稍稍身體化為共通或共同的社會虛構，那會有別於漢字，成為另一種交流記號的起始。沒有它，中國就無法獲救。若無法定位自我當中的相對性，思想要如何超越政治呢？

-
- 4 譯注：1922年，宮澤賢治(1896-1933)偶然觀看日本東北岩手地區由孩童為祭拜先祖所跳的鎮魂舞「原體劍舞」後，創作〈原體劍舞連〉一詩，詩中登場的「惡路王」，即為蝦夷傳說故事中的代表角色之一。該詩後收錄於詩集《春と修羅》(1924)當中。
- 5 譯注：從奈良時代到平安、鎌倉時代，對於日本的天皇制與攝政政治具有強大影響力的朝臣藤原氏一族。據說藤原氏始祖的藤原鎌足（中臣鎌足）可能是來自於百濟系統的渡來人。

airiti

然而，該怎麼做、做甚麼，才能營造一個悠閒工作、愉快作樂、與物語對應的日常世界，又不被據地蓋房賣屋的國家代理人察覺呢？有的只是妄想。不是有現代的船屋漁民嗎？數艘結伴而行，造訪小港，烤尾小魚，酒意微醺。這種人群遍佈於兩者海上該多好。「如此一來，東亞語就會成立喔。」若不作此想，流亡的高句麗人就無法斬斷千年愁緒。「我」究竟是東亞的甚麼呢？

仔細想來，「我」是不得已才展開流浪的，但流浪總要繞上一圈才算數，「這自我墮落的傢伙竟在這種地方停下來、耗費大半時間。」嘟囔著，真是白費大好時光。該啓程出發了，但，要從哪片海開始呢？該右轉，還是左轉？這裡的路也分成四條。幾十代、幾百代之後，在四的好幾平方後的某個夏日夕陽下，「我」將佇立在高句麗的海邊吧！屆時的「我」，將成爲不加括號的我，還想順便脫去鞋子，用掌心挽起一層淺淺的浪花試試。